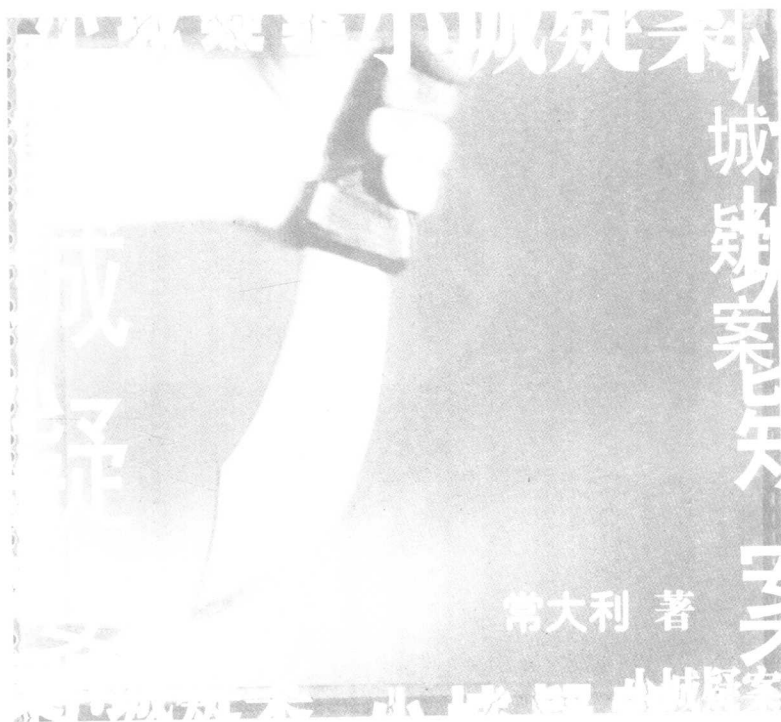


常大利 著

A hand holding a knife, with a bright light reflecting off the blade. Several red blood splatters are visible on the dark background.

小城疑案

群众出版社



小城疑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城疑案 / 常大利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3

ISBN 7-5014-3681-9

I. 小…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059 号

小 城 疑 案

著 者: 常大利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32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681-9 / I · 1552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天河兴贸公司的业务员张义突然失踪，有人看到他和一位穿红衣裙的秀丽女子上了火车。不久，他的妻子李梅接到张义从哈尔滨来的一封信，让她拿着此信为物证到法院去办离婚手续。两年后，李梅和她中学时的同学贾志海邂逅相遇并结婚。张义失踪七年毫无音讯，就在人们将他完全忘记之时，这天，李梅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说她七年前失踪的丈夫有可能被人害死了，让李梅到公安局去报案。

刑警重案队队长陈汉雄及其得力助手江涛、白雪奉命调查此案。可是，他们越深入调查，发现此案越复杂。先是天河兴贸公司的业务科长丁杰深夜险些遭到一辆摩托车的猛撞，随之又接到恐吓电话；李梅在下班后有人跟踪；几天内小城连续发生三起持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却上吊身亡。张义的失踪是否与天河兴贸公司有关，是否与现在的总经理赵广淳有关？陈汉雄和江涛、白雪深入调查，终使张义失踪案真相大白。

故事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犯罪嫌疑人狡猾多端，新一代的刑警智勇双全，他们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胆忠心和高超的侦破技能，运用逻辑推理，拨开层层迷雾，查明一个个事实真相，让犯罪分子一个个落入法网。

目 录

1 匿名电话	1
2 七年前的谜案	12
3 穿红衣裙的女人	25
4 白骨沉冤	33
5 寻找耳下有伤疤的人	44
6 打电话的神秘人	56
7 恐怖的夜晚	67
8 阴影	72
9 丁香公园命案	80
10 树林中的陈尸	91
11 车之谜	96
12 一封哈尔滨的来信	106
13 李梅被绑架	111
14 边城险情	120
15 一次晚宴	130
16 笔记本的秘密	138
17 寻找杨朋	146
18 难解之谜	155
19 “老板”之谜	161
20 莹城之行	167
21 表弟	182
22 末日的病狂	191
后 记	198

1 匿名电话

夏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秋原市这座美丽的小城。

装饰富丽堂皇的天缘宾馆门口站着一位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保安。

宾馆进门处摆的几盆铁树已开花。大厅中央有一座小假山和鱼池，鱼池里的荷叶水草正绿，各色的鱼在清澈透底的池中自由地游动。

一位身着淡黄色衣裙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宾馆，旅客中有人认识她，便与她打招呼：

“李小姐，你好。”

“你好。”

她叫李梅，是天缘宾馆十二楼客房的服务领班。别看她已是三十多岁了，仍风韵犹存。白润的面孔，柳眉大眼，加之一头飘逸的长发，优美的体形，婀娜多姿，总给人一种温馨诱人的感觉。

她穿过大厅，奔向十二楼。

此时是早上七点二十分，李梅走出电梯口，经过十二楼服务台，看见穿着淡蓝色衣裙的同班服务员金萍已站在服务台内。金萍见李梅过来，微笑着说：“来得挺早呀！”

“你不是也一样吗。前一班的人呢？”李梅问。

“小赵和小刘去收拾房间了。”

李梅向金萍微微一笑，走进自己的休息室，她将背包挂在衣钩上，换了一套淡蓝色衣裙，这时，服务台的电话响了，金萍接过电话喊：“李梅，你的电话。”

李梅走出休息室拿起电话。

“你是李梅吗？”电话里传来一位陌生男子的声音。

“是我。你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姓名。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

“七年前，你丈夫张义的失踪，很可能被人杀害了。你赶紧到公安局报案，让他们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不可能！他是和一个酒店小姐私奔了。”

“那是胡说，也许有人在骗你。作为张义的妻子，你应该尽到责任，为他伸冤。”

“可是没有证据呀。”

“只要你报案，我想公安机关会有办法的。但是，这事儿要保密，不要和别人说，更不要和你现在的丈夫说。”

“你到底是谁？”

“这不重要。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张义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必要时我会再找你。”电话挂断了。

李梅瞪大眼睛，久久没有放下电话。她感到惊恐、茫然。张义失踪已经七年多了，怎么在偌大的城市还会有人想起他呢？

张义是一位性格开朗、奔放热情而又英俊潇洒的男子，一米七五的个儿。他是黑龙江佳木斯农村的，在小城商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小城天河兴贸公司任业务员。当时，天河兴贸公司正式职工并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可在那时却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公司，主要经营粮食和粮食器材，也兼营其他物资和机械。那时，小城对外经济刚刚起步，由于张义对商贸经济很有研究，在业务上是一个强手，天河兴贸公司的生意很是兴隆。由于客商经常光顾小城，张义不免要经常陪各地客商住在天缘宾馆，由此认识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服务员李梅。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一九九一年秋他俩结婚，一九九二年五月他们有了一个小女孩，起名叫娟娟，小夫妻恩恩爱爱，生活美满幸福。工作上，张义是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既肯吃苦又钻研业务，多次去黑河、满洲里、大连、天津及南方各地，与国内外客商促成了大宗的粮食项目。公司总经理马占魁和副总经理兼业务科长赵广淳很赏识他，准备提拔他为业务科副科长。

就在这时，张义突然失踪了。

事隔七年，李梅仍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早晨，张义穿一件白衬衫，夹着黑色公文包，临行前对李梅说：“亲爱的，今天我和赵副总下乡联系一些业务，也许晚上回来，也许今天不回来。”李梅此时正在给他

们刚刚一周岁多的小娟娟穿衣服，回头撒娇地对张义说：

“谁稀罕你，一辈子不回来都行。”张义亲了一下小娟娟后走出门，李梅叫住他，原来他经常戴的一枚带梅花图案镶红宝石的金戒指忘在家了，李梅给他戴上。这是他俩结婚时，李梅赠给他的礼物。晚上，张义真的没回来，李梅并没有在意，因为张义经常下乡或外出，不回家是常事。但是，两天过去了，张义仍然没有回来，李梅着急了。若是每次下乡不回来，张义都会往家打个电话，可是，这两天却没接到张义的电话。李梅有些担心，便给天河兴贸公司打电话，是赵广淳副总接的。赵广淳是张义的直接上司，也是张义的好朋友。当初，张义分到天河兴贸公司，是赵广淳将他要到业务科的。赵广淳说，那天他因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没有和张义一起下乡，是张义自己下的乡。昨天他陪经贸委的高主任去沈阳办事，今天回来才得知张义已两天多没有消息，他以为张义下乡回来在家病了，正想抽空去张义家看看。李梅的电话也使他很惊讶，他决定给一些乡镇打电话找一找张义。

下午，李梅接到赵广淳的电话，说凡与张义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他都打了电话，都没有发现张义的下落。

张义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三天没有回家？李梅来到火车站广场，找到经常拉张义下乡的出租车司机郑铁，问他是否知道张义的下落。郑铁笑呵呵地说：“嫂子，你还找他呢，他和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子上火车走了。”

李梅以为郑铁在和她开玩笑，并没往心里去。可是，又等了几天，仍不见张义回家。赵广淳又与外地一些客商联系，也没得到张义的消息，他与业务科的科员丁杰来到

李梅家，安慰李梅。总经理马占魁用电话向北区派出所报了案，民警作了记录，并要求他们再找一找，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好立案。

就在这时，李梅收到张义的一封来信，邮戳是哈尔滨的，信中写道：“李梅，我对不起你。因我另有所爱，不得不舍弃你和娟娟，还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苦衷，不能向你详说。我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请把我忘了吧。你今后的路仍然很长，你就重新开始吧。只是有了娟娟，给你增加了负担和麻烦，对不起了。你拿着这封信作为与我离婚的依据，但愿你早日找到一位真心爱你的人。张义在旅途中。”

这是张义的字，李梅认得。

张义真会这样狠心吗？李梅不信，她永远不信，但眼前真是张义的亲笔信呀。李梅不知所措，万分惆怅。她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天，兴贸公司来了两名女客商，张义叫李梅也去陪客人。在天马酒店，她见到一位穿红裙子的女服务员同张义很熟，并张哥长张哥短地叫着，李梅看着就不顺眼。她事后问张义与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张义笑呵呵地说，他们公司来的客商经常到天马酒店吃饭，得知这个服务员是佳木斯人，同是老乡给个关照，别的没有什么关系。李梅相信张义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很快就忘了此事。但是郑铁说张义和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子上火车了，这个女的是否是天马酒店的服务员？李梅来到天马酒店，一打听，那个与张义熟悉的女服务员在前几天突然结账走了。李梅明白了，原来张义是和这个女子私奔了。她回到家，打开一个抽屉，发现张义的两张存折也不见了，这是

近几年张义在对外贸易中得的一些奖金及平日积攒的五万元。但这钱存在哪个储蓄所，李梅因平时没在意，她是不知道的。但是，不管怎样，钱都拿走了，看来这辈子他真的不打算回来了。为了一个骚狐狸，他竟然抛弃妻子和女儿与人私奔，也太无情无义了。平时诚实而又朴实的张义，这次行动为什么这样诡秘呢？

李梅决定到哈尔滨等地去找张义，但又担心身边的一岁女儿能否经得如此折腾。同事劝她，父母也劝她。张义单位领导马占魁和赵广淳说，他们想办法到哈尔滨等地找找。李梅只好舍弃去找张义的念头。

李梅恨这个喜新厌旧的混蛋。但她更希望张义能回来，因为她对张义的爱始终是难以忘怀的，甚至几次在梦中她幸福地和张义在一起，但每次醒来时都发现身边只有一岁多正在熟睡的女儿娟娟。她默默地流泪，心中有无限的痛楚。她想到过死，但一想到身边才一岁多的女儿失去母亲是多么的不幸，她又打消了死的念头。好在妈妈家也在小城，妈妈常来照顾她。自张义失踪后，宾馆的领导让她全部上白班。兴贸公司领导也很关心她，马总经理、副总赵广淳、业务员丁杰和孙德林几次到她家，答应有困难仍然可以找公司。后来，马占魁和赵广淳又到李梅家，说派丁杰去了哈尔滨等地，仍然没发现张义的踪影。那时，李梅家住在小城北区的一所平房。张义出走后，李梅家两次被盗，室内被翻得一片狼藉，但什么也没丢，这一直是件怪事。在张义出走的第五个月，李梅卖掉了北区的房子，搬到父亲李明德的单位在北区新建成的居民楼中，从此家中再也没被盗过。李梅搬到新居的第十天，即一九九

三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这天，又阴又冷，黑得很早。阵阵冷风吹来，预示着要有一场冷雨降临。李梅从宾馆下班后，决定先和金萍一同骑自行车到金萍家取一件毛衣。到了金萍家，金萍的老婆婆正在包饺子，金萍知道李梅最喜欢吃芹菜馅的饺子，便留李梅在她家吃完饺子再回去。盛情之下，李梅只好打电话告诉妈妈吃完晚饭再回家。吃完晚饭已是晚上七点了。金萍家离李梅家也就是四华里，途中要经过一片小树林，每天，路上人流及车辆都接连不断，今天也许是天冷而又阴天的原因，这一段马路上竟然一个行人也没有。她有些害怕，不免加快了骑车速度。

就在这时，从树丛中突然窜出两个蒙面人，将李梅拦住。这两个人手持匕首，直逼李梅，并吼道：“不准吱声！叫就杀死你，快和我们到树林中去。”

李梅吓坏了，惊慌地丢掉自行车向马路中间退着，用手紧紧捂住背包，因为包中除一件毛衣外，还有五百元现金。

一蒙面人快速地跳到李梅身边，伸出粗壮的手拽住李梅的一只手，冰凉的匕首已挨近她的脖子。“放聪明些，快和我们走！”蒙面人低声地吼叫着。

李梅吓坏了，不知所措。蒙面人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李梅的头发，将她向树林中拽。李梅挣扎着，大呼：“来人呀，救命呀！”这时，从路上冲过来一辆两轮摩托车，车上的人见此“嘎”地一声刹车，跳下车喝道：“快住手，你们这是犯罪！放开她！”

蒙面人放开了李梅，持匕首直奔骑摩托车的人，并吼道：“哪来的野种，竟敢管老子的好事，我看你是活腻了。”

说着便持匕首向男子刺来。

骑摩托车的男子并不畏惧，边躲边打，几个回合，将两个蒙面人打倒。

这时，远处有车辆驶来，两个蒙面人见势不好，连滚带爬，逃进路边的小树林中。

李梅从惊恐中安定下来，她发现救她的这位男子胳膊在流血，一边道谢，一边掏出手绢为他包扎伤口。路灯下，她发现眼前这名男子非常面熟。这不是中学时的同学贾志海吗？

“你是贾志海？”

这名男子也很惊讶，望着被他救起的女子问道：“你是，你是李梅？”

“是我，想不到你救了我，真不知怎么感激你才好。”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他俩简要地说了各自的情况，但李梅并没说张义失踪的事，而是说张义出远门了，自己和孩子在家。

贾志海说，他中学毕业后到南方一个电子学校学电子技术，回小城后被分配到小城宇航电子公司任业务员，今天给公司办事回来路过此地，见到有人在抢劫能不管吗？想不到救的竟是自己中学时的同学。

贾志海被包扎的胳膊还在渗血，李梅劝他去医院。贾志海说只是胳膊划伤了一点皮，没事儿。贾志海为李梅扶起倒下的自行车，并将李梅送回家。李梅非常感激贾志海，夜幕中，路灯下，她多次打量贾志海的面孔。念中学时，他本不英俊，中等身材，但今天看来既英俊又高大。中学时比较懦弱的他，今天在她心中已成为英雄。

宇航电子公司的客商经常住在天缘宾馆，每次都是贾志海陪客商去的。在宾馆中，贾志海见到李梅。多次接触，贾志海知道了张义失踪的事，他对李梅非常同情，并表示以后要帮助李梅。李梅也进一步了解到，贾志海至今还是独身，在他们单位他是个业务骨干，品德优良。渐渐地她有些爱他了。贾志海几次接触李梅之后，也喜欢上了李梅。一天晚上，贾志海在路上巧遇刚刚下班的李梅，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了心里话，他说他非常爱李梅，如果李梅同意，他愿意同李梅结婚，并像张义一样爱娟娟。不久，李梅通过法院申报张义失踪，并在报纸上发了公告。到了公告截止日期，张义仍然没有消息。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梅与贾志海结婚了。

“张义真的被人害死了？”

入夜，李梅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张义的身影。

“李梅，你怎么还没睡呢？”身边的贾志海被惊醒。

“志海，你说，张义真的和那个狐狸精跑了？”

“你不是听郑铁说的吗，怎么深更半夜问起这事？”

“志海，白天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李梅欲说又止。

“谁的电话？”贾志海问。

“不，不说了。睡觉吧。”李梅想到那个打电话人的忠告，不再往下说了。

“李梅，今天你是怎么了？什么事还瞒着我。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了，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李梅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今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

男的打来的，他说张义可能是被人害死了，叫我去公安局报案。”

“有这样的事，真是怪了。谁打的呢？”贾志海惊奇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是匿名电话。”

“不要相信他，连名字都不敢报，一定是谁在恶作剧，别去理他。”

“是呀，我也这么想。都七年多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早已忘了他。好了，我们睡觉吧，我也困了。”

李梅说着闭上眼睛，但却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三天过去了，李梅并没有到公安局报案。她不相信张义被害，因为那封信的确是张义写的。他肯定是与人私奔了，她想，如果张义真的被害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发现他的尸体呢？再说，张义失踪时就已报了派出所，当时没有查出下落。事隔七年多，公安局还会再去调查此事吗？

傍晚，天气闷热，乌云密布，要下雨了。

李梅看看表，还有十分钟到五点，接班的快来了。她正准备脱掉工作服，换上衣裙，服务台的电话铃声响了。服务台边的金萍接过电话，转身招呼李梅：“李梅，找你的。”

李梅拿起电话。电话里传出前几天给李梅打电话的那个男子的声音。

“李梅，希望你相信我。张义肯定是被害了，我发现了张义的物品。”那个男子说。

“什么物品？”

“现在还不能说。如果你报案，我会再找你，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看在你与张义恩爱夫妻的份儿上，你一定要为他伸冤。你也许要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为的是正义。”这个男子义正辞严。

“张义给我来过信，说他与人私奔了，怎么被害呢？”

“别相信那封信，那封信也许有问题。”

“这么说我应该去公安局报案？”李梅仍在犹豫。

“对，马上去报案。我会再找你联系的。”电话挂断了。

李梅放下电话，本来很白的面孔更白了，她的精神有些萎靡。

“李梅，你怎么了？”从休息室中走出来的金萍问。

李梅流下了眼泪。

“是不是病了？”

“不。我怎么这么命苦！”李梅边擦眼泪边走进休息室。

金萍比李梅大一岁，长得很秀气，她们是一起到宾馆工作的，平时关系处得像亲姐妹。她总是关心李梅，今天见李梅的情绪低落，知道她又遇到什么难心的事了，便一再追问李梅。

在金萍的追问下，李梅道出了匿名电话的内容。

“我听人说，小城刑警大队的重案队队长陈汉雄在破案上很有招法，我陪你找他去。”金萍劝说李梅赶紧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好吧，我听你的。”李梅同意去报案。

晚五点钟之后，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金萍找了一把雨伞，和李梅走出宾馆，叫了一辆出租车。

二十分钟后，她们来到小城刑警大队。

2 七年前的谜案

小城刑警大队重案队队长陈汉雄的办公室。

李梅向陈汉雄以及他的得力助手年轻的刑警江涛和女刑警白雪叙述了张义失踪的情况和接到两次匿名电话的经过。

白雪为李梅倒了杯水，陈汉雄吸着烟，态度很和蔼。尽管这样，李梅还是有些紧张。

窗外仍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阵阵凉风，不时地从窗口吹入。李梅一边尽力地回忆往事，一边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眼泪。

白雪详细地记录着。

陈汉雄站起身，将烟在桌子上的烟灰缸中掐灭，问道：

“张义失踪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带的什么物品？”

“他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衣，里边穿绿背心、红裤头，下穿蓝裤子，脚穿棕色皮凉鞋，可能是灰色尼龙袜。他经常夹个黑公文包，里边有笔记本、钢笔、身份证等。他手